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下

詳校官編修臣程　槐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胡起鳳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下

宋　袁樞　撰

楚王英之獄

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荊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公

十七年冬十月進右翊公輔為中山王其餘九國公皆為王

二十八年　初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為游俠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罔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

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内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為諸王賔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賔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

就國
明帝永平八年冬十月丙子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有罪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

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十三年冬十月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

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宫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言切讓延

十四年夏四月楚王英至丹陽自殺　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為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初樊儵弟鮪為其子

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儵已卒上追念儵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録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

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入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

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頗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两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宽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

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録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

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者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

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分離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𧝓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二年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

馬后抑外家

漢明帝永平三年春二月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炟為太子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

即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宫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輙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宫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宫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宫闈愈自謹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

后袍衣踈麤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十八年八月壬子帝崩太子即位年十八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兄弟虎賁中郎廖及黄門郎防光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

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世
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埶其後
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雒中無
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絶又諭諸外戚曰苦身待士
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
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
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
在雒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

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章帝建初二年夏四月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黄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

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屨此蘧伯玉之敬也新陽侯雖剛彊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

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絶歳用而已兾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吾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虚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

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答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禄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温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賜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可足而必當得一

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

為言兄衛尉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
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
加譴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
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或以白太后即賜
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
永平時置織室蠶於濯龍門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
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
和終日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

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劒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試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四年夏四月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癸卯遂封衛尉廖為順陽侯車騎將軍防為潁陽侯執金吾光為許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兾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内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五月丙辰防廖光皆以

特進就第

竇氏專恣

漢章帝建初二年十二月帝納竇勲女為貴人有寵貴人母即東海恭王女沘陽公主也

三年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八年皇后兄憲為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黄門侍郎並侍宫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賔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

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

闔年盛志美畢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趣埶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末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禄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憲恃宮掖聲埶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

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馬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况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毁服深謝良久乃得觧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元和三年三月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埶太盛言

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楊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夏四月丙寅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内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昞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

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章和二年春正月壬辰帝崩於章徳前殿太子即位年十歳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内幹機密出宣誥命弟篤為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為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慠生富貴而能不驕慠者未之有也今寵禄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

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庚戌皇太后詔以故太尉鄧彪為太傅賜爵關內侯録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竇憲以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為輙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永平時謁者韓紆考劾憲

父勲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　秋七月南單于上言請出兵共討北匈奴太后議欲從之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潁川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說宋由曰暢宗室肺府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

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敵備數股肱職典
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為故事三
公不與賊盜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敞請獨奏案之由乃
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
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
十月乙亥以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
書諫事見兩匈奴叛服

賓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即
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
會刺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厲音正色辭旨甚切
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何敞上疏曰壽機
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
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臣所以觸死瞽言非為壽也忠
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
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杜塞忠直垂機無窮

臣敞謬與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殺壽憚之子也　夏六月竇憲出朔方雞鹿塞分遣副校尉閻盤等破北單于於稽落山事見兩匈奴叛服　秋九月庚申以竇憲為大將軍中郎將劉尚為車騎將軍封憲武陽侯食邑二萬户憲固辭封爵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彊奪人

財貨簒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冦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駙馬都尉瓌獨好經書節約自修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

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忻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縱令者議論訩訩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襃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

絕其緜緜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牾焉

二年六月詔封竇憲為冠軍侯篤為郾侯瓌為夏陽侯憲獨不受封

三年春二月竇憲遣左校尉耿夔等破北單于於金微山事見兩匈奴叛服

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為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

舅不宜榦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
制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
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
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慴望
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
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流涕自天子及
大臣皆恃賴之　冬十月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
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棱正色曰夫上

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為城旦　竇憲請遣使立北單于弟右谷蠡王於除鞬為單于衮安上封事爭之後上竟從憲策事見兩匈奴叛服

四年　初廬江周榮辟衮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惡之脅榮曰子為衮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為竇氏所

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夏四月丙辰竇憲還至京師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埶也今大將軍雖欲敕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

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徵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竇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共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

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鈎盾令鄭衆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為亂忍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常入省宿止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衆求索故事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

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濧繩治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賔客未嘗犯濧臣聞王政骨肉之刑

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故郡初班固奴嘗醉駡洛陽令种兢兢因逮考竇氏賓客收捕固死獄中　初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亦當遣吏户曹李郃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

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焉

西域歸附

漢光武建武五年　元帝之世莎車王延嘗為侍子京師慕樂中國及王莽之亂匈奴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屬常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卒子康立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静䝉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

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

九年秋八月莎車王康卒弟賢立

十四年冬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

十七年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黄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

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

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浸以驕横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重求賦税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二十二年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
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兹王鄯善王安上
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
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
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
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絶南羌月
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

五世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厓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開苑囿廣宫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盐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

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别區域絶外内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絶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内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

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
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郤走馬義兼之矣
明帝永平三年冬十月莎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窴大
宛嬀塞王國使其將守之于窴人殺其將軍德立大人
休莫霸為王賢率諸國兵數萬擊之大為休莫霸所敗
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于窴人復立其
兄子廣德為王廣德使其弟仁攻賢廣德父先拘在莎
車賢乃歸其父以女妻之與之和親

四年冬十月于寘王廣德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誘莎車王賢殺之并其國匈奴發諸國兵圍于寘廣德請降匈奴立賢質子不居徵為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之伐北匈奴也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它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

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絶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

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

心獨擅之乎恂乃恍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窴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窴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彊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是時于窴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

超既至于窴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絶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超彪之子也

十七年　初龜兹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兠題為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兠題所居槃槖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敇慮曰兠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兠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刼縛兠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犇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説以龜兹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兠

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兹知漢威德遂解遣之　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西域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為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

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十八年春二月詔竇固等罷兵還京師 十一月焉耆龜兹攻沒都護陳睦事見兩匈奴叛服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兹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

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兩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三年閏四月西域假司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

五年夏五月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窴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

破滅龜兹平通漢道若得龜兹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兹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龜兹可伐今宜拜龜兹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兹可禽以夷

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為龜兹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兹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

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令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八年冬十二月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窴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

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

元和元年十二月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窴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

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

三年九月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偽許之忠從輕騎奔超超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

章和元年班超發于寘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温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

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犇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和帝永元二年夏五月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領來非有運輸何足憂也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

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三年冬十月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巳校尉官以班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龜茲侍子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

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猶懷二心其餘悉定

六年秋七月西域都護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餘人討焉耆到其城下誘焉耆王廣尉犂王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内屬

至于海濵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九年十二月西域都護定逺侯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條支窮西海皆前世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恠焉

十四年秋七月班超久在絶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

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故妾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廷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超

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九月卒超之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代為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

邊和如超所言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詔以北地梁慬為西域副校尉慬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慬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慬未至而尚已得解詔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為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城小梁慬以為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固諫白霸不聽慬既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九千

人龜茲吏民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慬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

安帝永初元年五月西域都護段禧等雖保龜茲而道路阻塞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六月壬戌罷西域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禧及梁慬趙博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而還

元初六年　初西域諸國既絶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為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

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宜閉玉門關絶西

域　大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於是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燉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絶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

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内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兹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復問勇利害云何

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得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

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犯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埶必弱虜埶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吏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絶望絶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

繹遣使求索無猒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廹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埶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絶埶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

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為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璫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城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

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絶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栁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上疏曰西域内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埶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埶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

危矣河西既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絶遠卹之煩費不見孝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内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非良計也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納之於是復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栁中

三年春正月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兹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

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
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
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
四年秋七月西域長史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
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
虜八千餘人生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
處斬之傳首京師
順帝永建元年冬十月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

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
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
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
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
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
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
車師無復虜跡
二年六月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

降班勇奏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下